

民间故事“白蛇传”电影改编的主题流变研究

□冉江江¹

(1.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白蛇传”作为中国经典民间叙事,自1926年上海天一电影公司《义妖白蛇传》开启影视改编后,近百年间衍生出戏剧、黄梅戏、动画、粤剧等多元类型影片,其主题随时代语境持续流变。二十世纪早期,改编突破人妖二元对立,融入反封建思潮,以义妖形象传递情义价值,成为追求婚恋自由与人性解放的载体;中期跨港、台及跨国创作赋予作品多元视角,在坚守情义与抗争核心的同时,强化角色人性复杂性,实现传统伦理与现代性反思的融合;二十一世纪依托成熟电影工业,改编在类型创新的同时,拓展出女性意识觉醒、多元情感表达等命题,回应当代价值诉求。“白蛇传”电影改编的百年历程,既是民间叙事与影视艺术的融合实践,亦是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镜像投射,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朽生命力。

[关键词]白蛇传; 影视改编; 时代语境; 女性意识

A Study on the Theme Evolution of the Film Adaptation of the Folk Tale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RAN Jiangjiang¹

(1.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As a classic folk narrative in China,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has given rise to various types of films such as drama, Huangmei Opera, animation, and Cantonese opera over the past century since its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with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by Shanghai Tianyi Film Company in 1926. Its themes have continued to evolve in line with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adaptation broke through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humans and demons, incorporated anti-feudal ideological trends, and

作者简介:冉江江,男,西北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在读研究生。

conveyed the value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through the image of righteous demons, becoming a carrier for pursuing the freedom of marriage and love and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nature. Mid-term cross-Hong Kong, Taiwan and cross-border creations endow the works with multiple perspectives. While adhering to the core of loyalty and resistance, they enhance the complexity of the characters' human nature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 and modern refle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relying on the mature film industry, adaptations not only innovate in genre but also expand on themes such as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ression of diverse emotions, responding to contemporary value demands. The century-long adaptation of the film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s not only a fusion practice of folk narrative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but also a mirror reflection of social trends in different periods, highlighting the immortal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Female consciousness

一、早期白蛇传改编电影中情义坚守与人性觉醒

在早期的改编电影当中，无论是白素贞以“妖”之身，通过盗仙草、反抗天规等手段去维护夫妻关系和感情，还是许仙以凡人之躯突破偏见，与白娘子享相守爱情。这些影片均通过构建“人”与“妖”的反差身份来凸显这份情义的价值。他们二人为了爱情历经艰难，尤其白娘子是以“妖”的身份背景在坚守人间的爱情，影片弱化了“人妖殊途”的简单二元对立，强调白娘子作为义妖的“义”在于对情感的执着坚守、对人性善念的践行，突破了早期普遍存在于民众心里的“妖性本恶”“人性唯上”的刻板认知，传递出情义高于物种、善恶在于行为的道德判断，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光辉。

《义妖白蛇传》电影拍摄的社会大背景是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因此，在主题表达上已经很明显的抛弃了早期白蛇故事文本中简单的志怪风格。邵醉翁将白蛇和小青的身份设置成了封建家庭中的小姐与丫鬟关系。从人物关系设定，故事背景构建可以看出他所想表达的反封建精神。白蛇不再是吃人心肝、化身美女子祸乱人家的妖孽，他将白蛇设定成了“人”，是懂得知恩图报的女性。白娘子的妖气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情味，这部电影显然已经将白娘子设定成了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传统妇女形象，在其身上赋予了市民气质，这一点从“白蛇”到“白娘子”的称谓变化中显而易见。

早在1925年10月，当天一公司摄制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时，便已彰显自身的价值立场：“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伦理，力避欧化”^[1]。由此可见，上海天一公司的古装片始终是保持着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可以视为是其面对中西文化碰撞时的应变之举，而在中西文化这组空间对立背后，还自觉附着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线索，邵醉翁选择用“旧”来表达“中华”，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1933年，邵醉翁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什么都有新旧，只有道德没有新旧之分。就现在而论，还应当提倡旧道德忠孝节义，不过是解释略有不同^[2]。”忠孝节义之“义”，恰是《义妖白蛇传》的伦理内核，它集中体现为白蛇的知恩图报。事实上，“白蛇传”的流传变异过程，也就是白蛇不断被填充意义的过程，历时地看，白蛇从妖孽变成“义妖”，正是民间伦理在发挥询唤功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将“白蛇”规训为时代所需要的“主体”^[3]。

1924年，随着雷峰塔的轰然倒塌，一场关于此现象的讨论立刻在文艺界爆发。此时的时代背景是中华民

国成立不久，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转向后期反帝反封建时期，而《白蛇传》因为其特殊的斗争色彩，迅速成为了知识分子反封建、反社会规训的主阵地。此时的诸多知识分子将革命气质带入到“白蛇传”故事之中，将白娘子视为法海等封建教条的代表人物的迫害者，而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则被视为这一迫害关系产生的景观代表。由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号召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白蛇故事由此成为“新文化抗争旧文化的集体宣言”，被提升至“民族—国家”的话语层面^[4]。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鲁迅发表的一篇名为《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杂文，文中这样写道：“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5]。鲁迅在此文中毫不避讳的指出雷峰塔是“一座镇压的塔”，而看似继承了天道的执法者法海，用尽手段破坏许仙与白娘子的爱情则被他视作“大约是怀着嫉妒吧”。这种解释剥下了法海得道高僧的神圣外衣，将其塑造成一个心胸狭窄、妒他人家庭幸福的“反派”，而被镇压的白娘子则是无辜的受害者。在鲁迅的笔下，白娘子转身成为了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新思想”代表被不加吝啬的加以赞美，而法海则成为压迫百姓、固执已见的“旧文化”代表，被鲁迅无情地抨击和讽刺。因此，鲁迅直白的说：“后来我看着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6]。”

自此以后，白蛇与法海之间的矛盾不再是局限于一己情感私欲的斗争，而演变为一个民族内部新旧文化和思想的交锋，追求人性解放、婚恋自由的斗争性和革命性逐渐成为白蛇传书写的核心主导命题。在这一时期的改编电影中，法海的自诩的“除妖卫道”被塑造为对个体情感的压制，象征着封建礼教、僵化规则对人性自由的束缚。白素贞的抗争其核心在于家庭被拆散的反抗、许仕林用祭塔的行为来回应“妖母不可认”的偏见，本质上是对“礼教大于人情”的无声质疑。影片通过悲剧性叙事如白娘子被镇雷峰塔来强化个体与封建教条之间的冲突，无外乎传达“婚姻自主”“情感自由”的朴素向往，这一时期的白蛇传改编电影通过对白娘子人性的塑造以及对法海封建主义强权的推倒，呼应了不同时代观众对个体权利的共鸣。

二、二十世纪中期白蛇传改编电影中情义、抗争与现代性反思

在二十世纪中期至二十一世纪的白蛇传改编电影中出现了跨越港、台及跨国合作背景。例如上映于 1956 年的《白夫人の妖恋》便是中日合拍。1959 年的黑白奇幻古装电影《白娘娘借尸还魂》便是由中国香港地区拍摄。1975 年的《白蛇大闹天宫》便是由中国台湾地区拍摄制作。自此白蛇传改编电影开启了“两岸三地”模式。这一时期的电影开始在叙事风格、文化视角上呈现多元性，但核心主题始终围绕“情义的坚守、对规训的抗争”展开，并融入对人性复杂性与时代观念的现代性反思。

1956 年中同日合拍的《白夫人の妖恋》在故事情节上保留了中国“白蛇传”故事的很多元素，但是在人物刻画以及风格上增添了符合日本本土的叙事风格。在这部电影中，加入了许多唯美的风格。在人物塑造方面，重点突出白娘子对于爱情的忠贞，抛去了原有的简单说教，人物刻画更加立体化。对于许仙的人物刻画更加凡人化，重点突出了许仙的胆小怕事与好色懦弱。在这一部影片中，对于小青人物的刻画是脱离于白娘子与许仙二人的爱情叙事之中，她更多的是以个体的身份出现。

无论是香港泰山影业 1955 年版中白素贞对许仙的生死相守，邵氏 1962 年版对“夫妻情义”的细腻刻画，还是《真白蛇传》中对爱情与姐妹情的双重凸显，情义始终是这一时期白蛇传改编电影的精神内核。这些作品虽然延续了传统故事传说文本中人妖相恋的情节设定，但在电影形式表达过程却进一步弱化妖性的威胁性，反而进一步强化白素贞、小青等角色的人性情感，凸显她们对爱情的执着、对亲情的守护、对伙伴的忠诚，打破了人妖殊途的传统刻板认知，传递出“情感不分物种、情义超越世俗标签”的普世价值。即使在《白蛇大闹天宫》

等奇幻色彩浓厚的作品中，“情义”仍是推动情节的核心动力，彰显其跨越时代的感染力。

这一时期的改编影片将“人妖殊途”的天规、法海的“卫道”行为具象化为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具体表现为拆散白素贞家庭、强迫许仙出家以及阻挠白素贞复活许仙，强化了“抗争”主题的张力，又凸显了白素贞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中国与日本合拍的《白夫人の妖恋》则是通过东西方文化视角的融合，凸显白素贞对“爱与自由”的追求与封建伦理的对立。1962年邵氏版中，白素贞水漫金山的行为被赋予更强烈的“反抗不公”意味，而非单纯的“妖性爆发”。即便在《白娘娘借尸还魂》等侧重奇幻叙事的作品中，“复活寻爱”的情节也暗含对“命运枷锁”的突破。这一主题的延续，既呼应了传统传说中对僵化礼教的批判，也暗含了二十世纪中期社会对“个体权利”“情感自主”的时代诉求，使“抗争”从“人妖对立”升华为对一切不合理规训的反思。

与早期改编相比，这一时期的电影改编不再简单聚焦于“人性”与“妖性”的二元对立讨论，反而更加注重对角色人性复杂性的挖掘，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反思，很明显受到了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开始呈现多面性。

三、二十一世纪白蛇传改编电影中的多元主题重构与时代回响

二十一世纪以来，白蛇传这一经典民间传说在电影领域不断被改编、重塑，改编的电影类型也开始丰富多样，先后出现了动画电影、粤剧电影以及角色个人电影。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内电影工业发展已然更加完善，电影市场也更加庞大。得益于这样的大环境，该时期的系列改编电影取得了重大成果。2011年《白蛇传说》以2.29亿票房成为2011年内地国庆档票房冠军、2019年《白蛇传·情》国内首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戏曲电影）、2019年《白蛇：缘起》追光动画三部曲开篇之作、2021年《白蛇2：青蛇劫起》聚焦角色人物青蛇，探讨女性觉醒、2021年《白蛇：情劫》（奇幻电影）及2024年《白蛇：浮生》等影片。这些影片虽然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情节设定各有侧重。但在主题层面呈现出诸多共通之处，在承续经典的同时，融入了新时代的思考与价值取向。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白蛇的故事也在不断变化，而当中的人物形象也在不断演变，从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故事及人物形象的演变也是带有其不朽性的，也以便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特殊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及文化^[7]。”上映于2011年的《白蛇传说》中的白素贞面对爱情有着一种冲动傻气和感性至上主义，其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复杂化，不再是温柔、端庄、大气的完美女子形象抑或是摄人心魄的妖孽形象，而是一个为了爱情愿意不顾一切的痴情人间女子。在这部剧中对于爱情的诠释，编剧并未止步于此，新版许仙一改往昔影视形象中的被动、愚昧、怯懦而转变为坚定相信爱情、捍卫爱情的男子汉。面对法海的警告与威胁，许仙始终坚定地选择站在白素贞身边。他曾对法海说：“她是妖又如何？在我心中，她比任何人都善良。”当许仙被掳至金山寺后，白素贞面临着选择是放弃许仙，继续存于人世还是触犯天条、不顾一切动用法力去营救许仙？显然她最终选择了后者。为了救回自己的丈夫许仙，她水漫金山寺，引发大洪水，她明知此举会为自己招来灾祸，但是为了爱人，她选择不顾一切，甚至愿意牺牲自己。从中不难看出白素贞对许仙深入骨髓的爱。而许仙在得知白素贞为救自己所做的一切后，也选择了用一生去陪伴被镇压的白素贞，即使无法相见，也要以出家的方式守护在她身边。《白蛇传说》里的爱情不再是白蛇报恩或白蛇单方面付出的传统故事，而是一个双方彼此深爱，愿意以生命捍卫对方的现代传说^[8]。

在二十一世纪的诸多白蛇传改编改编中，塑造爱情依旧是影片的核心主题，但影片并没有局限在单一刻画爱情故事，而是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融入了很多现代性的思考，人物角色塑造也更加丰满。《白蛇：缘起》跳出今生许仙与白娘子的爱情故事，选择许仙的前世阿宣，将其作为这段爱情的男主人公。刻画出一个率性的角色，摒弃了传统概念中许仙首鼠两端、畏手畏脚的刻板角色印象。影片以细腻手法描述了小白与捕蛇人阿宣

的跨越人妖界限的初恋，许宣为爱情放弃人类身份，甘愿变为妖与小白相伴，展现出爱情的无畏与牺牲。《白蛇传情》里白素贞对许仙一见钟情，为其历经磨难，许仙也在波折后坚定守护，二人的感情历经考验，凸显“勇敢追爱”的内核。《白蛇 2：青蛇劫起》虽看似影片将叙事重心转向角色小青，但小白与小青之间超越姐妹情义的感情，本质上也是爱情的一种拓展，小白即便失忆、历经轮回，仍凭借执念守护小青，这种情感羁绊跨越时空，突破了传统爱情叙事中单一的男女爱恋范畴，强调了情感的多元性与永恒性。

四、结语

“白蛇传”作为中华民族极具生命力的民间叙事经典，其电影改编历经近百年的历时性演变，形成了与不同时代语境深度共振的主题嬗变轨迹。纵观近百年改编历程，“白蛇传”电影始终以文化传承为根基、以时代精神为内核，其主题流变既是民间叙事与影视艺术碰撞融合的创作实践，也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文化观念的镜像投射。这一经典 IP 的持续焕新，不仅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更印证了传统叙事在当代语境下持续生成新意义的可能性，为民间故事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价值的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 [1] 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 [2] 白惠元. “白蛇传”电影的邵氏传统——以1926年天一公司影片《义妖白蛇传》为中心[J]. 电影艺术, 2013, (05): 119-122.
- [3] 余红艳. 话语变迁与法海形象的演变——基于民间传说多元发展的个案研究[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9(06): 58-63.
- [4] 杨华丽. 鲁迅与“雷峰塔的倒掉”事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2(01): 65-74.
- [5] 《风雨集：国运兴隆在雷峰塔》[J]. 茶话, 1948(29).
- [6] 顾晓晓. 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再塑[D]. 浙江大学, 2023.
- [7] 戴不凡. 名家谈白蛇传[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 [8] 闫宁. 从电影《白蛇传说》看文化经典的现代传播[J]. 电影文学, 2012, (07): 30-31.